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卷六十四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序十五首

虞竹西先生集序

王生少則侍其家君言吾王父之交虞先生也先起家至金紫以老而居恒相字之云而大父罷自少司馬間

悵自失曰予歸髮且種種而愧元凱哉元凱虞先生字也嘗叅議蜀省事久當遷矣而會有所不可即投劾還里中甫耆而貧家人産未恤也又云敬皇帝時治饒樂亾以繁法濕束中外吏安之以故公卿薦紳大人重去國而下者戹積弗輕能進虞先生郎夏官垂二十年守故秩乃稍稍徙中大夫無幾微不平見顔色固其時云然亦虞先生敦行恬裕不為奸時喜好也當虞先生之得老家徒四壁立而裒其食生計為良醞日使邸僕候

於巷過須髮白者隱者儒衣冠者即邀致亾論達夕虞
先生老於酒人乎内行整讀書翛然謝絕縣官公私事
至閭黨後進冐殷策華多私而慕謁者更相戒毋令虞
先生覺為也家君述於吾王父僅此詩不云乎雖無老
成人尚有典刑蓋十餘年而王生之邑從虞先生孫游
恂恂然儒者稱其後人既洽而出先生遺文辭讀之卒
卷未嘗不斂衽為恭敬也已又愴然夫人臣持法之操
不顯人主容而顯人主奪敬皇帝推腹心臣任而鈞陽

公為大司馬過十載而虞先生寔佐奉行之其大小得互體而徑達何顯也至一二近幸見侵迫有所上下而虞先生持鈞陽公鈞陽公持人主援理而却之今語具見疏中一時海内加額上神聖不暱幸朋比次乃以美鈞陽公然而亡及虞先生者而虞先生又工詩若文所模畫陶柳諸名家併其語體得之然絶不以此聲聞郡國中何耶豈虞先生業自晦約不欲令人知也則可夫使逖德卓行竟就湮欝能亡愧其後君子哉王生曰自虞先生偕吾

王父沒未覩脩其文者也士朱丹其轂見則習罄折畢口揚面儀施等貴賤相顧足矣不知虞先生何恠焉

太師梁文康公集序

余聞之霍先生云故太師梁公之賢也毅皇帝時秦王欲關中牧地陰欵上佞臣寧乃以疏請既請而諸大臣給事御史亾不持牧地重勿與佞臣寧從中下甚力諸大臣恐稍稍引避上怒甚促梁公草詔公草詔曰地沃饒西邊所給芻秣數十百年今遺王王慎毋以地為姦

人亂資上駭曰牧地故重鄖巳之余雅巳奇公事而不能無疑於霍先生之私其鄉違也巳復從諸太史先生徵之信而又久之稍益讀公集及他傳記乃更謂霍先生畧未悉也世自不解輕訾非梁公獨不覔南狩中事耶葢上雅念金陵土風欲止未有繇而會宗伯以郊請上謂郊髙皇帝都曷不可梁公業為言亾能綿蕞者且配位在非誰敢移之廼寢上竟以郊日迫發矣而是時江彬握重多從射生佽飛宿衛内自疑數伺上間公委

曲輸欵以緩敗其謀得不叛後竟與新都公合筴捕誅之毅皇帝崩公奉詔迎今上安陸上即位當推恩迎者公力引疾乞骸骨即不被公亦不自言絳侯誠賢木强尚欲私代王有請公不大遠勝絳侯哉當公端揆日而給事御史每一二指摘公欣然亡復辯意不欲以已故傷朝廷恩已見辱臺諫更為之地若此且公亡誇人羸而握政十餘年歸欲構數頃地匄假不及直罷長沙震澤諸先生聲華薄海内公與之下上其議論文

章亡少遜然以文乞多不應應即棄去稿草今其存者固醇厚爾雅稱盛世風厤諸先生獨㪍嗚呼公胡長者乃爾余讀嶺南志先朝大臣不數數僅一丘文莊公文莊公相孝宗履煕運為時所慕説顧其施行與學不悖亦不能相當公後起居其難而旁解婉劑有足濟者學士大夫居恒相語毅皇帝朝中貴悍將固臂引蠱惑縣官而士氣伉勝亡小貶梁公力為多即嶺南好稱文莊學又焉能舍公矣梁公沒僅三十年其孫孜裒詩文合

若干卷授簡于余少且賤孜獨以其贛戇不佞俾為綴其大都使後世考焉

陸吉孺集序

陸氏自君之先稱世能文章者與君四矣然自其曾大父文量舉進士為叅政大父安甫以進士卒父彖孫為諸生且憊文益奇而君竟蚤夭不進士舉也生三十三年耳王世貞曰予髫齔業從人授書則侍陸君云君為人温茂善談笑偏客語無所不盡意客以故恒好過陸

君君是時繇博士弟子術中稍稍厭之嘗就試過探其藏多先秦古文書也而試輒竟少利弗顧君恒依外家游里俗視諸生試上下等其禮故奇陸君不合禮以漸殺君傲然曰即更殺予禮以能殺予乎哉脩其辭故多憤激慷慨幽憂之旨然不數數也於吳善文氏二仲查懋欽里中最善者予師陸守清先生次乃邵弁陸明謨陸明羽其人咸豪介多蓄方軌而高標見君輒自失酒間不召君亡歡然君性不食酒匡坐湛如間一對客奕

奕恒勝客而傍視若不解者又能古隸得鍾梁法行草亦遒逸有度所著即槀草客就案玩視持去君卒而予掇紀其遺詩文僅若干首得平生什之一以卧故匕擇耳嗚呼鄮炎王融子安長吉竟乏之令考天之抑斯又何嗽哉近則吳中昌穀没齒與並陸君竟足死矣世貞又曰潁川陳太丘代以益貴人乃稱公惭卿卿惭長覩平原之積閥不已墮哉其藻業偉脩蔚然令聞抑又何惭矣假令長安生貴人疇不世世膏沐焉令陸君父子易

而就彼也

南中集序

守始為郴州郴去京師八千里而遥其先守多謫人稱不足辱鈇鑕者如宗元諸君固名隷罪人籍居不自引分懟恚阸側往往托之篇章以寫其不平守繇郎高第遷不當尚書啟事中耶柳何罪也顧欲安定其民日夜祗席而乳哺之柳守滿三歲當代即柳猶未快於忌人復坐遷瀓江瀓江去京又萬一千里古所謂羅伽雜甸

僰僮夷沐將軍箄路藍縷手剪箐棘弁髦結譯侏儷廼
稍稍役服比中土即更稱隸罪人籍者不聞有潊江守
然守充然自若也守之治潊江亡改其詘栁州者其民
益信而念之雖忌人亦不竟勝守超中二千石以去先
時守晨而坐郡治諸屬國夷棊行吏民疾苦頃刻辦治
眺羅藏玗札湧掇羣峰之勝盤江迂流而含態發為詩
詩多温厚爾雅亡幾微見於象色之表間有一二比物
緣興以寓吾不得已於君親之思而已彼其懟恚陫側

不自引分者雖究肆陗削委致模擬工奪天地之變惡
在其易是哉漢時薦紳先生固不堪長沙矣明興教化
沛流跨滇巴牂牁非人之境阻深沓闇光㬮朗賁彬彬
嚮文更長沙而南何啻千倍採守所風詠記述上太史
太師二氏秩如也豈其論於横廢牢愁之粗者耶守吾
王氏字汝康由進士婁遷今轉運河東

李氏山藏集序

㠶吳人也少嘗從吳中人論詩既而厭之夫其巧倩妖睇

倚閭而望歡者自視寧下南威夷光哉然亦亡柰乎客之浣其質而䀾之也思一遂徧觀中原下上絕藝之士而不可得故聞大梁有李獻吉者自北地游宦家焉大梁則人人習古歌詩後進躡影稱說李氏家言矣乃黠者爪分而蠅襲之標幟傅響以為已有而忘其自而獨高子業與今大卿李公一二北地指語云其乃以次受其詩子業簡練婉然自憙人也以故多沈深淪漣之致其致時時出語外也然亦恒先語而索大卿公不及子

業脩而發之於天倪右之以物變沛然氣從溢而動亡所不極以故多瑰偉雄麗矢之飲石梁有餘勁焉其衝放幻態之所至或衡而擊也或從而决也砰磕也磋研也若虹霞之流天而卷舒也應龍之角嶷如出且没也蒼鷹之摩大空也而𪆟逐景蓬蓬然土囊之决其口揚𡋯而霾也其沛然氣從溢而動也衆且以為璞乎未材乎即倀爾亡所致剞劂而宋人無所加切劘也詩云唯其有之是以似之公之似北地也甚矣其深也夫豈唯

破的殆括敵洞胸哉即使離朱浣質而睨亡慮矣盖大卿公既擢第數起家二千石而坐王國故不得入為九卿慷慨歎曰嘻嘻余其以一時而易百世業哉歸謂從子綦體別余什梓而藏之嵩少之間毋令北地沾沾地下也不佞則何所窺測授簡焉

俞仲蔚集序

吾所與布衣游者三人俞允文仲蔚謝榛茂秦盧柟次楩謝盧故河北人任俠往來燕趙間燕趙書生習稱之

而仲蔚好里居又善病病輙不出應客家人數米而炊旦夕不辦治飯即且治麋耳終不復能有所干謁凡仲蔚所為行桑樞甕牖咀藜袒褐不厭死而已而其自托古文辭特甚吳中少年習聞其鄉有名者則日益事相貴推竊不休餙嫫母揚其直而售之乃仲蔚非顧也謂余曰而來前而為黄初之際乎哉蓋洋洋如也即不遂方軌而執鞭者忻然矣仲蔚又稍厭唐以後書雖不能盡屏蒐獵一二計以共埽除之役非素所做慕也以故

益日與諸少年倍仲蔚之文與聲不能走闤闠而南北雖然海內更二三君子亡鄙余者與仲蔚相驩足老也即不可而使仲蔚卒棄其故而臣諸少年婆娑漫淫白首迷遠豈其能遂重洛陽紙而以是斅哉然又胡竟寂寂乎仲蔚也五父人櫝壽夢之鼎者齋而後出視客客曰嘻主豈教余於無鼎哉黔其竅聚金而液之以意加新焉出鬻而賈者蠅集也過五父睨而弗視曰烏用是文閣留而泯泯者此非其體貴賤殊也則所由辨難矣

仲蔚校余集十卷不佞得寓目焉更之為四卷賦及詩雜文若干篇夫賦余不知其所自也其楚人哉五言古志而沈深潘陸之翹楚歟知其毋齊梁靡也七言古之麗以則也五言律之思也長篇之莊也五七言之悠然而雋也文之為贊也銘也尺牘也七子所懼然而辟易也夫

盧次楩集序

王世貞曰余跡盧柟所遘逢及狀貌殆中庸人耳既稍

得其古詩歌行讀而小異之至讀諸賦則未嘗不爽然自失也三閭家言忠愛悱惻怨而不怒悠然詩之風乎長卿務以靡麗宏博旁引廣喻其要歸卒濮於雅子雲謂之從神化中来耶然自東京而下蔑如也諸儒先生號名能文章家素何取其所論著而姑韻之以為賦若茲乎哉即盧氏所就幽鞠放招凡二十篇其概不得離津筏而上之然而大指可諷也窮天地之紀采人物之變與天喬走飛之態經緯臚列凡二三能言之士如宋

玉景差者蟬緩於左徒之門豈其先耕而室哉夫文人
業自好負氣殆其常耳盧耕家素饒以貲為太學生好
擊劒使酒駡坐嘗跣而見縣官也已又譏刺縣官文憾
之詳為嚴重耕而微坐以殺人事下獄先是次楩治塲
干掫其役夫得伏奓以為盜也鞭之數日役夫壓於墻
殰縣官色動曰唶纍是復能跣見我耶趣具獄抵論就
市者數矣輙有天幸報罷而謝生者故嘗識盧耕次楩
携其所著書来游京師貴人出誦之泣曰盧生且死矣

此乃死杯酒睚眦間寧殺人耶象之焚齒也孔翠之斷以羽也殆類之矣最後令陸君為白减死論盧楠臥鈇拲間晝日而盡先人之書也吏東之急加五木箠楚錯下閉目吁吁而已不知其神往来於岷湘間矣既出獄貧甚家四壁立妻子以饑寒故後先殁乃益為不省而時從酒媼貸餘酒多奇之不責雠醒即開卷益著賦以自廣云予所取次梗者賦二卷詩一卷

謝茂秦集序

茂秦既已白盧柟事出獄則士大夫爭願識之河朔少年家傳誦矣而茂秦亦時時好舉其事又游燕諸篇多從歷下生更定有名坐色忤輙背去以故前少年心恡之毋論魯朱家郭解不如則褚螢之賈人非夫也夫然茂秦既老貧不能別治生稍諱言俠而其自喜為詩愈甚余他無所論次論其詩云古之詩稱布衣間者即無過襄陽孟浩然郊也浩然才不足以半摩詰特善用短耳其景色恒傳情而發故小勝也其氣先志而索故大

不勝也然偏師而出者猶輕當於衆志而膾炙藝林至於今誦之不衰夫郊乃其瑣瑣者明興而後可指數也世所言孫山人之流其文辭概一二見焉此豈誠當於作者哉薦紳先生雅好飾巖穴自貴重響附景逐而其辭又以近俗得卒然解襲譽耳目之所及足矣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夫謝生眇而傖父狀也又習見其本末驟而語之古之人衆且大駭以為欺我假令襲古衣冠或浩然輩非古而與之篇角字枇於叢臺之下知必

毋以下駟走也茂秦故有集行於鄴七言古多散緩可商者又稱人間貴人甚著吾厭之為去其十七乃所存則咸渢渢然鴻興比密宮商恊度意象衡當者葢吾嘗為之評曰茂秦詩長樂衛尉之兵乎擊刁斗明斥堠幕府上事車旌秩然也而已矣亦可以無敗矣

尺牘清裁序

夫書者辭命之流也昔在春秋游旌接轂矢揚刃飛之下不廢酬往婣婉可餐故草創潤色既匪一人諶野禔

邦以為首務然而出疆斷割因變為規寄文行人之口無取載筆之筆雖是而還書郁乎盛矣用亦大焉故墩箭聊城則百雉自摧奏章秦庭則千寨盡返少卿紆鬱於毳帳于長楊泯於蠶宮良以暢人我之懷發今曩之緼或揚抆沉冥或掊折疑務或誘趨啟蔽或釋詛通媾走儀秦於寸管組丘倚於尺一思則川至泉湧辨乃雲蒸電爗其盛矣哉然皆舂容大雅汪洋莌翰鳫距弱雲路虞其阻脩魚腹狹波臣付以浮沉則有黄麻薄䟽緘

蕪因孄爛漫數行遥裔千里蓄止寒暄情專問慰隻事興端片物託緒毛生為舌墨卿代面醉瀋灕漇巵言熹微其造色也炯兮隋珠之忽投其寄悰也梟兮春絲之不斷是用河嶽雖移漆膠愈結徘徊吟咀情事更絶明月宛其依懐白雲停而不飛斯則晉客玄談之委致齊梁纖語之極軌也西蜀楊用脩少游金馬晩戍碧鷄傾浮提之玉壺然太乙之藜杖漁執獵稗積有歲時爰着斯篇凡十一卷命曰尺牘清裁或因本寂寥或删芟繁

積其見文選諸書者不復更載麗砂的礫等謝氏之碎金玄圃峥嶸掩瑯琊之羣玉客有齎示余甚旨之第惜其時代名氏往往紕誤所漏典籍亦不為少乃稍為訂定仍加增葺及自唐氏迄今詞近雅馴亦附於後更為二十四卷藏之櫝中於乎墳典既遠清徽多秘陳驚座之十吏遞供劉南昌之百函俱發流映前史以為美談今皆闕如況其下者余既慙半豹寧免魯魚故繇中郎酷私王充之論亦是卿家子雲覆瓿之業耳

重刻尺牘清裁小序

楊用脩氏所纂尺牘僅八卷余始益之得廿八卷頗行世世有蔡中郎者愛之恨不得為帳中之秘耳然余時時覺有挂漏業已付梓卒忽不復及而會歸自太原幽憂之暇稍露隙日于鱗一旦奄成異代郵筒永廢風流若掃青燈弔影不無山陽之慨散帙曝晴更成蜀州之歎俯仰今昔責在後死高文大篇勒之琬琰矣茲欲使閭閻寒暄之談竿尺往復之致附托羣驥以成不朽爰

廣昔傳末及茲士凡一千七百五十一條一十三萬一千三百六十十二言前後得六十卷較之余刻十益其六比於用脩十益其九亦云瀚博矣嚮所謂春秋之世寄文行人者惜其婉嬙媚雅亦畧載之夫其取措太巧措法若規得非盲史為之潤色邪先秦兩漢質不累藻華不掩情蓋最稱篤古矣東京宛爾具體三邦亦其濫觴稍涉繁文微傷調語晉氏長於吻而短於筆間獲一二佳者餘多茂先不解之恨齊梁而下大好纒綿或涉俳

偶苟從管斑可窺豹彩必取全錦更傷斐然隋唐以還滔滔信腕不知所以裁之迺歲諸賢稍有名能復古者亦未卓然正始夫文至尺牘斯稱小道有物有則才者難之況其他哉用脩初名赤牘無所據或以古尺赤通用耳攷唯漢西嶽石闕銘内高二丈二赤然亦僻矣且漢所稱尚書下尺一又天子遺匈奴以尺一牘匈奴報以尺二牘皆尺也故改從尺牘復綴數語於末以俟夫謀野之士採焉

何大復集序

敬皇帝朝化休而融昌異時諸先生業文章顯甚重矣學士大夫固欣然稱說耳相慕也而獨北地李子以非心所好謝去之亡何而又有信陽何子者何子雖稍晚出其材質敏秀瑰麗各以長相當然而李子得何子為益雄也鄙人之言何知仁義嚮利則德是二君子抉草莽倡微言非有父兄師友之素而奪天下已嚮之利而自為德於乎難哉去其始可一甲子詩而亡舉大歷下

者文亡舉東京下者即誰力也然二君子之徒不能長緣其師所繇得毛舉論難之語以好為勝而他工易者惡津筏者往往左袒何子而齕李子則又似非何子意也夫百羽集於詞林而二子雄飛或撇捩逆羊角而橫舉或順颷而肆翔其九萬里同也李源風何源雅風故長變以明志耳且夫覩其沉深莽宕激卬鼓壯喑嗚憯悽忽正而奇正若嶽厲奇若海颶則李子哉是固少孫要之其緣情即象觸物比類靡所不遂壁坐璣馳文霞

淪漪緒颸揺曳春華徐發驟而如淺復而彌深疑無能
踰何子而上者何子為文刻工左史韓非劉向家言大
抵於詩鳫行云而闕中康氏喬氏其鄉人樊孟氏則盛
惜何子志業屈於年未竟世之談說經綸抵掌事勛者
其傲何子以不及如耶令何子不死而稱為名公卿巳
耳所以削滌畢瑣振頹習扶昌運開中興者何物也於
經綸孰多於是何子之甥袁燦来謂王生若為何子叙
其遺言王生曰何子彬彬大家也易言之有親則可久

李得助而久何子之功李子偉矣夫二子之功天下則偉矣夫

趙霸州集序

余同年王子數為余言故霸州守趙君云始趙君以守事當校試諸生而王子故從諸生稱貧也又少長田野中不習見顯貴人恐而試未卷半守從旁睨之良久輙袖去王子益大恐守踞坐召諸生面數曰與迺公劇胡試哉若休矣吾已空而羣矣問所以休諸生王子也諸生

人人諱不厭也守於是治舍舍王子洗沐已出精好飲
食飲食之而發所攜書教王子讀且益習已進王子於
御史某其人悉傳耳而畀王生名寘之末守憤詆御史
曰還吾王生歸爾夫生誠駒未齒者顧其汗血已千里
矣御史暴取王生文讀之驚謝誠如守言顧更上生高
第自是他御史歲試王子輙高第諸生稍禁諱而久之
益人人厭也王子後遂舉進士王子舉進士則具衣冠
謁謝守守顧不懌曰所期若而此者有如日則又曰是

未足病也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次有立言予貎盛而氣决從此以往所不知者齡盍勉旃哉亡何守罷解州去趙君之為守老矣日夜風誦書不休書多先秦古文家言而又好吟詩其教吏民亦時時步古法吏民提衡久而便習好之然以簡伉故不熟為下官罷趙君罷家居更以風誦書先秦古文家言好吟詩其游從衆不落落也王子一日亟持趙君集授余曰吾嚮者言趙君業死矣間使使問其家老媪少子無所遺遺詩文十一

二付之剞劂而以累子余謝不敏則謂王子其篤報者哉史葢稱河南吳公治平天下第一固嘗薦洛陽賈誼帝前貴之然不復詳吳公所治平狀至併其名失之甚哉其憒於史也賈誼號漢名大夫著述不少柰何弇髦吳公而棄遺之令史靡述也甚哉賈氏之薄也橋玄先生葢奇孟德而子畜蔡邕矣孟德之所托知已僅一文之於哭墓且具戲腹痛語已耳玄卒而邕為碑之頌之固也然未有尊其遺言而口其事如王子者真難能哉

雖然余殆將鼓王子以趙君之期進而他日佐謀筴定國是當侯戶牖矣而逡巡孫不敢當非魏無知何以至是不然而用經術貴從容廟廊如鍾興且對曰臣師丁恭也封恭之後哉則王子之篤報終矣趙君集詩一卷文三卷行於世世當有知者余不論論王子之於趙君如此

擬騷序

黄子之再起家選部郎業貴重矣而會有所持忤大臣

大臣故雅脩絳灌之惡微見其端黄子内隱之未發也而時從上幸承天方使使祠屈原黄子乃作問湘靈居無何黄子竟坐前𠞰罷黄子既罷廢以廢不復用而材大亡所托益工於言於是作相人作大野作嘉樹頌作少述作顧言作齊別神作田父作山中作離思作揪誓凡十有八篇文萬餘言名之曰擬騷擬離騷也夫黄子之擬屈氏而辭也則可亡乃非偶乎哉且屈氏非誠憂其身不遇憂楚之日為泰而主不顧返也今天下一家

上神聖碩畫風議之臣小大不乏用黄子而日月之光不加益也即亡用黄子而日月之光不小損也黄子何以騷為雖然吾至讀賈生弔屈氏文未嘗不三復而歎知有概也彼所未悉者屈氏歷九州而相君當其身衣冠之屬靡不稱大漢矣不則北走胡南走越等死死悖矣其文蓋傷屈氏之可以不死而死也又傷已之不得為屈氏無死也夫賈生讁人耳文帝固不終棄之而明法以身事罷田里者弗起即不以身事罷者非數薦弗

起即數薦而非有力援者又弗起乃黄子又不得為賈生矣賢者於世未嘗不晦屯夷而亨晉泰何則其遘爾也賢者之常則屈氏遺也賢者之變則賈生與黄子遘也生世間幸而得為男子思有以自見即時至矣恒恐於身不得當既當矣而坎軻奪之奉志蠖屈雖盱世途不平之竅幾於天籟抑又何疑焉雖然令屈氏而無上官子蘭入議國是出應賓客無故也楚不為秦而長為楚天下所以稱屈氏者并子文叔敖而三耳夫驗何以

屈氏哉黄子識之某曰始余入齊望其山莽蒼土風蓬蓬然意其音故敖辟驕志在也乃黄子騷淵乎恥哉楚矣讀黄子騷謂其身氣揚而節沈燕趙悲歌慷慨男子也接之條風盈而春陽敷事固未可信哉

李氏擬古樂府序

伯承自燕中手一編遺世貞曰余所擬古樂府上下卷凡二鐃歌至諺語凡若干自余咏詩即他詩人人言之矣庋毋及樂府者而獨公擇見而亟稱且請受木書焉

天下安能人人公擇也余所面質百而不能一二舉則樂府之汶汶久矣又焉為令人意操丹鉛而難我毋已吾子叙之哉然伯承業巳叙竟其旨甚詳毋庸世貞世貞獨記舉進士時從伯承游好伯承五七言近體也久之益好伯承五七言古別去又久之乃伯承進我以樂府矣歷下于鱗妙其事數要世貞更和其髙下清濁長短徐疾靡不宛然肖協也而伯承稍稍先意象於調時一離去之然而其構合也夫合而離也者毋寧離而合

也者此伯承旨也伯承叙稱近代名公取古人行事註議緝韻類成斷案所顧舍是伯承哉有味吾言也又云鼓吹鐃歌聱牙剌齪不足讀則世貢嚮者固疑之以錯簡耳或謂妃豨節鐃鼓之聲混存焉雖然巫山髙非三言之精乎蒲葦冥冥非四言之變乎駑馬徘徊鳴臨高臺以軒桂樹青絲雙珠玳瑁非五言之幼眇乎駕六飛龍四時和江有香草目以蘭黄鵠髙飛離哉翻非七言之雄飛乎而柰何厭其鋻以聱牙剌齪病爲也至訾昭

明所遺舍善矣獨不舉廬江小婦相逢豔歌而舉木蘭木蘭廋語耳非不佞所素習也姑以報伯承其更進我乎哉人所知伯承他詩絶類王孟間有入延清長卿者伯承李氏名先芳濮人公擇王氏名遴渤海人于鱗李氏名攀龍世貞為吳人

於大夫集序

於大夫出其詩文若干卷而屬余序之且曰庶以子而有聞於後乎予謝不敏記癸酉冬十月余觧楚臬而東

去武昌之十五里舟焉大風起江上怒濤㴠天聲殷殷若霆震帆檣之跡盡泯而忽有一葉若滅没於濤間者一偉丈夫虎顴虬鬚冠籜冠衣鹿裘以刺自通曰武陵於某余故從吳明卿識君名而異之於君坐定乃曰嚮者欲東見子於吳而不可子幸辱臨楚而欲見子不可今子去楚矣可以見矣雖然洞庭之為怒濤於江上倍也而吾陵之所覩一二舟必漁也今吾所漁於子何也余益異之為呼酒語竟夕所談執丈自先秦西京建安

開元升降之格諸子百家之趣以至二氏虚寂之異同
因果權攡經伸藥物之粗山川之奇瑰風俗之猾獶神
鬼幻變之狀俠客博徒之好稗官巷俚之所紀蠭起響
應而不可窮沃之以大白則醉醉則歌其聲破杳渺而
上雖以大風怒濤之勁揉之而不能奪盖三日夜而舟
始發於君尤不忍釋去欲相與下九江汎彭蠡究匡廬
五老之勝而舟子以餱盡告乃别其明年冬余自太僕
出撫鄖鎮過睢蔡之墟則君故嘗為令與守之地相去

二十餘年而其士民猶能談君之政若新凡君所為政
不必盡用國家令甲與古循吏之舊而觸事與便往往
曲盡其妙所上吏計必最璽書且旦夕下而不忍以千
石之重奪太夫人一念竟掛冠歸及余至鄖而頗有談
前孫中丞山甫事者則嘗致君於鄖館穀之彌月相與
切劘理學甚至余竊恠君所三日夜語而不及此何也
久之余微知君謁太和因禮君以山甫例而要之来則
為飲飲亦劇談如江上益自落穆世外挑以睢蔡之政

則不荅問及時務覼兵計或慷慨立髮歎咤彈指庶幾吐其胷中之奇甫及半而遽收之類有懲於吻者一日余捜其橐而得所纂諸先生格言讀之則山甫語獨多而其大指乃在實學實行以究乎倫常之極即世所慕說千古不傳之秘君必自為體證果有合而録之書餘不盡爾也余用是心服君而君亦不盡酬顧出其所謂詩文者而屬余君材甚高氣甚完雖不帖帖於古然外足於象而内足於意文不滅質聲不浮律以古程之亦

少所不合者夫君於壯歲方自致功業棄一郡如敝屣喪其偶即空室而寄身於僧蘭冊館之稅地出禪入玄於一切有為之跡若無所縈其念而尚不能釋然於詩文何也君業已進於道宜無事余言余亦不能以一端名君姑因君之請而叙其所以請異日而質諸山甫以為何如也

弇州四部稿卷六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六十五 六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張塤

謄録監生臣王會燕

弇州四部稿卷六十五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序十三首

李愚谷先生集序

和長興目潘安仁拙於用多多矣安所稱拙為也葢世貞嘗北游燕代間覩勒習兵諸將所合者以萬計老弱

閭之金進鼓退坐起錯節旌旗之色望然未見敵而囂
先之益西乃有新秦之卒三千其騎組步如繡勁弩布
前長戟距後衆目一麾衆耳一鼓即卒然而陵之而未
易敗也以萬人計而中精之三千人足也然不能加三
千人三千人而萬人之用在也世固有巧用其少者李
先生為文章號稱名家數十年吾不知所繇庶幾龍城
氏之風哉夫以李先生為文章號稱名家數十年而終
不敢以其才而溢先民之法意至而言意竭即止大要

不欲使辭勝意如此諸後生少年剽畧而博綴緝而華者將無少李先生乎哉李先生誠少且巧矣余故序其遺文而梓之李先生名舜臣舉進士禮部試第一嘗為吏部為國子師太僕卿矣輙斥補外最後遂廢不用其於官簡靜自好如其文云

王明佐泰岱集序

王明佐者其字初名治已名元治最後名逢年明佐少而磊落緼奇氣自其為諸生時固已厭薄其業而家世

受翰林先生言明佐獨不好翰林先生言於詩慕稱風雅蘓李建安曹公父子蒐陶謝包齊梁旁及開元近體騷楚賦蜀文多習左氏莊列申韓遷史檀弓汲冢越絶三十時所讀已數百千萬言其著草亦數十萬言然時時從有司校第第㮣下至庭詰明佐作何語何所来繇誑廼公為也里中兒前已不能無少明佐矣至會有司扼之故視以益薄而明佐雅自張其名毋許者乃大恨罷去依其鄉周虞部京師虞部慕雅士也以故善明佐

時時為扼腕稱説而因以見余酒間相得驩然恨晚也
燕中最幸近者所忠之倫二人忘其名與明佐大人故
有連投書自通誦偉麗甚明佐度以書毋能當我必投
屣擁篲叙論故舊虛左之席且薦我上林中而二貴人
謬意明佐呉人當齋重來從事謁請我明佐窶殊非所
望不報也明佐竟醉大罵去益困遂還呉久之明佐且
復北而余待罪治兵青州手裒其詩古近體若干篇書
貽余其人遺之沂流中竟不逹不知其書辭云何也余

故以約明佐游岱明佐既報則北之岱而待余余日謝吏士結束待明佐而游復巧左若辟然明佐既之燕困如故質食漿家袒褐一饋屨行雪中其上屨也屨下處乃視人足者乎丞相得其文讀之奇曰是夫能和栢梁者吾且辟而衣食之明佐竟謝弗肯往也丞相能坐我上坐稱謝教毋以文役我否淮陰魯道者不知其何如人獨好從明佐游明佐始不能毋望余後具得溺書狀使魯道汰其詩而手自編帙以貽余曰連城之璞明月

之蚌固珍恠也能具足行乎昆蹏之良驤首剪拂珊瑚
灖漇於鐵網物故有托而後著者余媿其意且命梓儀
而遘家難棄官業行矣金華公方握藻柄與余掎業禪
嗜也更以屬之於乎跡明佐後先事窮乃爾諺云力耕
不如逢年其所稱名蓋其指即以覬一日之遇哉迫可
憫矣獨于辭緜麗宏博纚纚不竭陸海之藏溢積充羨
固足以走程卓而唱陰鄧亡論也順風而呼聲非加疾
其勢激也考洪鐘辨鞞鐸之孰下風肆然收矣世固無

無耳者明佐之風且定矣

宗子相集序

嗚呼此廣陵宗臣子相之詩若文武昌吳國倫傳之而吳郡王世貞為之序曰昔在建安二曹龍奮公幹角立爰至潘陸衍藻太冲脩質沈宋麗爾必簡嶽嶽李杜並驅龍標朓銜古之豪傑於辭者往往志有所相合而不相下氣有所不相入而相為用則豈盡人力哉盖亦有造物微旨矣曰余與李攀龍于鱗燕中游也子相實挾

呉生暨天目徐生来子相才高而氣雄自喜甚嘗從呉一再論詩不勝覆酒盂嚙之裂歸而淫思竟日夕至喀喀嘔血也當其所極意神與才傅天竅自發叩之泠然中五聲而誦之爽然風露襲於腑而投於咽然當其所極意而尤不已則理不必天地有而語不必千古道者亦間離得之夫以于鱗之材然不敢盡斥矩矱而創其好即何論世貞哉子相獨時時不屑也曰寧瑕無碔又曰歎良在御精鏐在篚可以嚙决而廢千里余則無以

難子相也諸善子相者謂子相超津筏而上之少年間是非子相者謂子相欲逾津而棄其筏然雅非子相指也充吾結撰之思際吾才之界以與物境會境合則吾收其全瑜不合則吾姑取其瑜而任瑕字不得累句句不得累篇吾時時上駟以次馳天下之中下者有一不勝而無再不勝如是耳今其篇章具在即使公幹太冲必簡龍標小自貶損而附於諸賢之驥子相甘之哉子相於文筆尤奇第其力足以破冗腐成一家言奪今之

耳觀者而大趣乃在北地李先生以子相之詩足無憾於法乃往往屈法而伸其才其文足盡於才乃往往屈才而就法而又不假年以没悲夫悲夫然具是不朽矣世之立功名尚通顯者日譏薄文士無毛髮之用子相獨不然為考功郎有聲以不能附會非久出參閩藩屬有島寇事祗席吏民調兵食規摹為一方冠既又佐其臬為儒生師帥比死家祀而人哭之則子相居恒不懌謂麒麟鳳皇寧能並雞犬用乎不得之不能為聖世吾

厥吾雞犬行去矣于鱗大賞之為詩曰一為麟鳳言三歎加飱食其曹偶持論若此

徐汝思詩集序

始余罷青州而北別汝思平原汝思前為祖念予語甚愴已顧循其弁曰乃使我介而談兵乎居無何竟以議兵事忤臺旨得妻劾去葢海内言文章者頗籍籍推汝思汝思亦雅自負以一當生樹赤幟藝苑中即所涖治訊有能吏聲殊不屑也汝思既不得志文章乃數提兵

北視邊遂慨然有封狼居胥意大司馬第功籍當封而
會忌汝思者難其材高而易其不善護形跡以故稍乘
間萋斐之汝思竟用是詘以死汝思且死屬其家大人
曰兒詩遂不幸中道矣度無能傳我者是必北走齊謁
于鱗東走吳謁元美乎吳差近其且先元美于是其家
大人裒汝思遺詩凡四百餘首書謂予幸無忘延陵之
義予遜謝不獲則為汰別其猥雜者僅得百五十餘首
付梓人汝思夕五七言近體予故不別論論其近體曰

於乎詩之變古而近也則風氣使之雖然詩不云乎有物有則夫近體為律夫律法也法家嚴而寡恩又於樂亦為律律亦樂法也其翕純皦繹秩然而不可亂也是故推盛唐盛唐之於詩也其氣完其聲鏗以平其色麗以雅其力沈而雄其意融而無迹故曰盛唐其則也今之操觚者日嘵嘵焉竊元和長慶之餘似而祖述之氣則滿矣意纖然露矣歌之無聲也目之無色也按之無力也彼猶不自悟悔而且高舉而濶視曰吾何以盛唐

為哉至少陵氏直土苴耳汝思往與余論詩固甚恨之庋汝思之所撰著亡用句攻而字摘業非盛唐弗述矣子嘗謂汝思子越人也欲之秦則必渡大江道汴洛叩關而西有江而止者汴而止者洛而止者謂之秦不可謂之非秦之道尤不可子誠欲之秦而東南其首凋輪楫竭槖裝度五嶺八桂而躑躅於牂牁雕題之間其道迷也益深其去秦也益遠也汝思擊節稱善語曰寧玉而瑕毋石而璠今汝思詩具在如登岱雲門汎海諸篇

渢渢乎有古遺響焉殆欲超大歴而上之嘻固無論汝思秦也謂汝思而非之秦之道也耶

戚將軍紀効新書序

閩中汪中丞使来云戚將軍用兵如神其所著紀効新書者公能無意一言乎不佞故嘗從王憲使論敘戚將軍用兵狀曰戚將軍善用寡已又曰戚將軍善用衆已又曰戚將軍善用敗已則曰戚將軍善用勝問所以善用狀則曰縣官自急海事来悉天下力厭之東南大約

越卒十不能易倭一而戚將軍繇裨校起提千餘烏合之士蹦其穴而梟夷之若芟槁然即無論戚將軍用寡已今諸邊大將將不過三千人勢不能他有所舉而獨戚將軍任大將至將數萬人其精神之所提衡注使凛乎若出於一人而肝膽之是無論用衆已戚將軍所遣卒或不幸偶中敵以敗告戚將軍益治兵自如往往利用其瑕以誤敵敵懈見即陰鼓我之氣而驟用之以成大勳故戚將軍之敗往往為勝端而他將士見小勝則

志小溢見大勝則志大溢日擁觧闘華以勝形示下其下亦競為諛辭恱其上而貪於懈是故其勝往往為敗端乃戚將軍益治兵自如即不幸敵勝而不得以勝壓我我勝而敵不得以其敗誤我今戚將軍起裨校婁遷至大都督佩兩印跨制三道大小可數十百戰所殺鹵萬萬計稱東南名將無偶戚將軍者因出一編授余曰此戚將軍所著紀効新書也余得而讀之卷凡六自束伍以至水兵篇凡十八精者探無間操無形若莊生之

談要眇粗者敎技擊按營壘分水布陸纖細條備若陶朱公之治生其明賞罰定章程刻覈斷斷若韓非之論難刺見冦隐出神入鬼若季主君平之前知余乃作而歎曰戚將軍能緜官誠用之北赭瀚海封狼居胥取萬戸侯何足道哉是寧獨東南為余嘗恠漢武帝時下朝鮮埽滇筰甌閩南三越不旋踵而若承蜩然其最難者匈奴耳而大將軍驃騎將軍以輕騎絶大漠數得志焉此豈盡出天幸不至乏絶哉而太史公傳至鹵獲封戸

外畧而不具載意其人以文章奇天下怏怏奇數不欲令武士見所長耳及讀至帝欲以孫吳兵法教驃騎不肯受曰不至學古兵法顧方畧何如夫然後而知驃騎將軍與大將軍之徼也彼故長於技而短於法即不盡出天幸於後世何所自見焉若孫吳穰苴韓信諸葛發其藏為一家言業已進是矣其微旨奥義往往使介胄之士見之而不能習觚翰之士能習而不能用夫畀畀柂名實焉能廢㢮將軍書哉雖然兵陰道也而陽言之

語云我能往寇亦能往戚將軍毋亦少闕所餘矣將軍名繼光東萊人中丞名道昆徽人閩功與戚將軍共之又操文章柄而汲汲然欲以余言顯戚將軍王憲使名道行不識戚將軍顧獨遜戚將軍賢俱可書也

鳳笙閣簡抄序

攝晉陵守凌君行其尊大夫比部公簡牘而以序屬某曰公志也蓋蜀人楊用脩嘗採尺牘自春秋時至陳隋而止合為書其間稍訂益之而以意序别其體頗著玆

故不復稱第稱所以序淩公者曰夫文信哉代殊乎余則何敢強比馬卽書牘自東京而上之其大者宏設廣譬暢利遒達往往足以明志細至於單辭片情亦靡不宛然麗爾彬彬稱文質也晉人於辭事若不甚屬比者毋乃以質掩其文歟六朝靡靡淪排偶矣是則文掩質也余嘗謂晉人工於舌而拙於筆六朝穠於筆而淺於志非虛語也用脩採尺牘不及唐明唐以後無尺牘也雖然世之佩紳而操觚者自尊易其語不知所以裁之

俚巷之是耳而章程移牘之是隣其號能慕説古厭薄
時格則第尊事藾黄以為無始緜而語之而彼未入也
亦何以異於舟秦晉章甫甌越哉余故為小廣之取其
法不大悖者使之陽入其好而陰易其嚮也夫尺牘以
通彼而達己意者也意有所不達則務造其語語有所
不能文則務裁其意大要如是足也凌公余未及叩其
指其書今具存大者數百言不為多細者僅數十言不
為寡詳而切簡而腴庶幾彬彬文質君子哉夫凌公誠

工言者余友人濟南李攀龍歙汪道昆吳郡俞允文皆雅以赤牘名李無所不劇濯汪俞雖各自異然要之造次無茍率語余所採不及生者居時戚俞若幸健七筋得無使吾書寥寥乎今殆併凌公四矣凌公名約言嘗為郡縣及曹郎有聲以子貴一旦謝去尤精進於二氏學其見集中鳳笙閣其時所游止也故以名其書

皇甫百泉三州集序

在昔唐宋時朝士大夫稱得皋去者往往屈為荒遠郡

佐貳外署置其禄雖有之僅自給妻子耳為之上者不以責其吏能為之下者亦不謂其能吏我以故鮮錢穀法比簿書期會之煩其餘日足以為之地而竭其工於詩雖其詩之工然不過以之發其羇孤無聊磊落不平之思而已其山川之竒麗則辱之而為險惡風日之駘蕩則辱之而為愶悽以至物候之稍偏而民俗之稍異則辱之而為瘴為癘為魑魅魍魎若不可一朝居者如沈宋元白劉柳諸君子之言固具在其探幽造微窮變

盡態固不可以余說而廢其工然要之有出於歎老嗟窮憂讒畏譏之外者乎有能如風人之所謂可以興可以羣且怨者乎明世則不然士大夫坐謫者僅少鐫其秩級而不限以地之遠近為之上者少優以禮而不廢其事為之下者以叙遷之吏待之而忘其端其外既有所縻於職而内又無所大概於念宜其人之工事而拙言也夫明之詩誠不足以擬唐之工然於臣子之節亦即脩矣而余乃復交致其不滿者何也之唐而使風人

之義渝也之明是使天下無風人也吾郡以詩名天下至嘉靖間最嘉靖中諸名能詩者獨皇甫氏最皇甫氏昆季四人獨子循先生最先生綺歲通朝籍三事公卿皆折行而與之禮岳牧上事皇華采菽享會哀榮之典以不得先生一言為愧先生既負才有重名然秉執勁節多所牴牾以故從虞部郎始謫佐黃州稍遷南司勳部郎輙又謫佐開州量移婺州最後遷滇憲以罷黃故楚饒郡又隣天子湯沐之邑開屬魏為三輔地婺屬越

越又天下首藩當事者雖不能盡知先生其所以處先生雅亦巳勝唐而先生亦不以謫故遂厭薄其吏道其為吏亦竟不肯緣飾時好而詘其詩其詩之工不待言然要之志有所徼動則必引分以通其狹氣有所徼阻則必廣譬以宏其尚其山川風日物候民俗偶得其境以接吾意而不為意於其境盖先生之詩之工取工於窮者也非用其工於窮者也吾不知其後先於風人第於所謂興與羣與怨者盖三復而畧得之矣先生庬材

於江左得格於大歷其為虞部有虞部集為司勳有司勳集中歲依白下釋氏居有禪棲集憲滇有南中集歸有還山集其所用得皋為三州故詳自叙中茲不贅

陸氏伯仲集序

陸仲子象孫既以老罷景寧教諭歸梓其所著前後續集若干卷行之矣郡侯興化蕭君絶賞愛其言乃復因仲子而得其兄伯子肖孫所為詩若文併仲子之未行者梓之蕭君既自為之叙而屬余繼其後余讀吳史虞

仲翔謂已踈節骨體死當以青蠅為弔客即一人知者
且不恨私心恒狹之及至太史公自叙欲藏其書於名
山大川夫名山大川即不朽何至深閟而長閉之使等
於土石然彼其窺於世之作者狹遘傳顯於順風加聲
之地黄金贄而白璧酬三尺赫蹏之紙書世之所常言
與已之所不肯言者世顧爭詑以為奇而已亦卒無以
奪其地而見其瑕吾思通於鬼神而俗不曉聱等於金
石而價莫售吾不能及吾目以自致其知於世而欲凉

涼焉求千百歲已藏之山川而發之希覯於必不可測之人而使之知此其事極迂而其致極憯激可念也夫舉天下而竟無一人知我者至求知於後世之天下則夫卒然而有一人知我者當何如也陸氏兄弟故皆名家子少好學而仲子尤負才不羈其論大同諸邊有封狼居胥豬蒲類意既累舉不第其才日益以練文日益以宏而歌詩日益豪顧益落魄不得志酒間慷慨談生平娓娓泣數行下人或目以為狂竟無有能憐而知

之者伯子循循行忠信談說故典可聽不為浮異詭瑰之論鄉人多信愛之其疑異仲子者既無繇知仲子而其信愛伯子者又以狎伯子文故不能揚其聲於里閈之外伯子尤窮甫得一校官不能赴以死仲子稍再為校官有升斗禄當事之人亦微能知陸仲子然竟以虛言餌而仲子亦竟用老歸既老且貧倦於筆分以露吾杜德權不敢復望天下之有知者而蕭君方顯於文赫然負當世稱乃獨折節而下陸仲子至復取伯子之言

於既朽之骨而聲施之此其為超識雅尚當何如也昔劉孝標羣從子弟七十二人皆能文推孝標冠幸而遇梁武帝操觚之主乃故抑詘使之轗軻貧悴未已而又集諸學士為華林徧要以高之陸氏自其先大父世世受文既兄弟並振起家學而又各有子善其言即無論孝標相先後美哉蕭君賢於君家武帝遠矣更為我語陸仲子知必不為仲翔歎伯子而無知則已伯子而有知其亦不重致慨於名山大川也若余則又焉能真知

二子者

金臺十八子詩選序

梓金臺十八子詩曰金臺者志燕舊也十八子者其人非金臺人也胡以稱金臺十八子集於燕而作者也刻既成屬予序讀之咸鏗鏗中金石矣作而曰嗚呼詩其可以已哉夫詩心之精神發而聲者也其精神發於悒氣而天地之和應焉其精神發於噫氣而天地之變悉焉故詩和於雅頌變於風也風至於變而極矣虞始之

殷周邑之列國備以極之然其功於天地一也王子曰余嘗游金臺從諸大夫士詩其時蓋多風云天子沛然易鼎鉉徵用俊乂嘉隆之際蒸蒸哉幾和矣是十八子之聲所以諧也梓者誰某人也其言曰明興無慮二百年鴻昌茂明之化積於今諸大夫士儒其衣冠高視迂武究性命旁探政術足顯矣語云天下有道行有枝葉余小子何述哉夫十八子者其人皆賢者也則何所事余而傳余為余之志而已王子曰善子毋以十八子之言

為十八子重子毋以十八子為子重子為子之志而已矣

太保劉文安公榮哀録序

故太保劉文安公用甲第為太史為宮屬為學士為南北秩宗用太宰治留銓用大司馬握留鑰者三十餘年始得請天下不以貴驚劉公而若惜其未盡用春秋七十有八天下不以壽驚劉公而若惜其棄我以死没之日天子震悼超贈太子太保起子參四有司為特祠為從祀於郡邑之學宮天下不以異典驚劉公而猶若

尚有歉者於是公之子司農君采上所賜公誥勅諭祭
辭與諸薦紳大夫撰述碑銘傳誄哀輓記序以至於生
平贈餞之什來往書問上下移牘亦附焉蓋合公之所
優得於世與天下之所共惜公而采子貢所稱生榮死
哀之義錄而梓之而命序於某某少不及事公於朝無
以望見顏色而承下風然讀茲錄則怳焉其若有覿也
他固無暇論即劉公治秩宗時天子欲以太后廟謁公
執祖訓不可凡三上竟報罷以天子之威與貴人之從

訣而卒不能奪公豈不亦侃侃社稷臣哉於乎令劉公而在余為之執鞭固所願焉夫劉公誠賢司農君則誠孝余嘗讀史至鄭君守楚節獨不肯為漢王名籍其事抑何偉烈也其孫當時以才諝顯位九卿太史公與之善乃至不能舉其祖名當時為鄭君孫不能奉其大王父諱以屬太史公又何畧也夫余不及事劉公於司農君僅一再識然而讀劉公之録而怳然若有覿乃至願為執鞭劉公侃侃大臣固不下鄭君余之得詳於太史

公何如也司農君業為余言孝子能成身以其名而顯
親不穀生左不能有所樹立為先君子光令併掩其遺
德泯泯偕朽不穀寔何所藉生哉先君子棄諸孤賴上
恩獲稱令終不穀於遺志靡所不酬於名家言靡所不
謁請蓋幾十年而後成書亦難矣余故曰司農君孝也
於乎劉公天下自惜公耳公所得不既贏哉以公家孝
標之才其羣從韶識蔚藻無減公然一出其學勝人主
而坎壈終其身公一出其學遇人主而遂冠三事歿有

爵名有尊中壘孜孜著書備七略而厄於國師公之不肖幾遂殉漸臺之火公得司農君為之子益昭明其述作而侈大之抑兹録行後進之慕說習公書者寧獨一世貞也余故曰公所得羸也司農君名承恩劉公諱見録中

客越志序

故相國袁公以文顯重嘉靖末然生貴甚鮮可而獨才吾吳人王百穀於國士少雙百穀坐袁公廣坐中無所

不睥睨然其大要以揚扢風雅而已無所與它事即他客伺袁公為百穀色喜乃敢稍稍用他事進各得其意去而無何百穀奔其父喪歸吳袁公亦病困以没當是時客多自匿避至莫敢名為袁公門人而獨百穀絜酒冒暑雨與所厚善管生者奔其喪哭之慟為經紀其遺文以歸諸學士大夫好慕說其事而百穀所經由嘉禾武林蕭山山陰以至四明為里凡九百有奇得志一首祭文一首詩八十五首百穀所為志絶類應劭紀泰山

封禪事而時飾以晉人雅語其所談說土風民俗恍若漁人從桃源出所接薦紳先生酬應又若與延陵季子東門侯生游至於山水之韶秀令潤曲為傳寫則又丹青其言栩栩然有生態詩毋論所從法大要取獨諧婉盡人巧揹絕其於山川土風又若金石其色而傳之響諸學士大夫誦百穀言益慕好之偉說其事為刻成帙而問序於不佞語云少所見多所恠以百穀一往酬表公為高要亦南州穉子常事亡足大異余所好百穀言

而巳百穀稱武林以東山水信奇甚令人神爽欲飛然余毋能為名取而東又不能為百穀之詩若文第從百穀乞二編度之蘧篨中時抱膝一詠庶幾衆山皆響如宗少文云者百穀其許我哉

彤弓集序

彤弓集者集三吳諸薦紳先生言也曷名彤弓取詩義諸侯功成而天子錫之也曷為集美郭公也曷美乎郭公公能殲島夷以其士為吳衛也自壬子夷難起諸與

角者下瀨戈船將軍亡慮以十數而獨稱都督齊戚公蜀郭公賢郭公故異軍特起從都督劉公討閩寇數陷堅先登已復與戚公別將赴利所鹵殺過當已又討襲其巢覆之大司馬第公功超為副帥治吳師遂與劉公代而亡何島寇乘汛風大至時侍御溫公按部太倉與兵使耿公筴之無可任者又獨推郭公郭公帥所部前奮逐寇餘皇砲纍之衆蜂聚於沙人或謂郭公島寇毋能以陸當者公曰不然寇能陸我亦能陸且若所不敵

庸陸乎顧謂吏士淬而刃厚而冑唯吾麾所嚮乃令其
卒張左右翼翼之而身擣其中堅呼聲動天地無不一
當百者寇遂大潰悉俘僇之捷聞郭公推功温公耿公
俱增秩賜金帛有差是役也郭公所部卒多蜀叟兵功
最高又最強而最束約於郭公之令諸叟兵與市人錯
處而治秋毫無所犯於是吳中薦紳先生益大悅郭公
爭奉觴前為壽繼得詩若干首文若干首友人殷無美
輯之而謂王子宜敘王子謝不敏乃言曰余讀彤弓之

什至我有嘉賓中心貺之謂諸侯能修大天子之賜以貺賓洵美矣及讀車攻而後知功之所由樹也曰蕭蕭馬鳴悠悠斾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此豈喑嗚跳盪一將任而已哉其整暇肅穆制敵未形蓋詳哉乎先之也乃薦紳先生言郭公固人人殊要之稱善為言者矣以余耳目所睹記後先無浮譽如郭公抑何寥寥也仲山甫之詩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夫頌而得吉甫固善毋亦山甫有以當之歟郭公今進帥南粤益貴異時天子

脩伏波海常功趣丞相御史刻徹侯印下之南粤諸薦紳先生所以致頌於鐃歌鼓吹者寧後吳人哉寧後吳人哉

吳公宴沙頭古梅下詩序

前尚書禮部郎孝豐吳公襲芬擥英之胄握蘭建禮之署藝林既翹喁實垂卷偶以公遣出佐敝邦期月有成超倅雄郡諸薦紳大夫觀察曹公李公太史王公泉牧周公都督楊公比部曹公侍御張公中書舍人呂公金

吾吕公暨不佞兄弟凡十有一人夙迎左盻時灸前席竊悲二天之奪言愴三秋之違呉公乃頫臥轍而歎遥偃飛旌以廻遣分趣侍史選勝諸郊於沙頭之北得古梅焉其根則屈蟠槎牙隱見拏攫若伏虬之雛蟄其幹則擁尰離披皺剥成理若脩鱗之乍張其下枝若綱毰毸而覆地其上枝若蓋欝𦁆而造天清馡𩇕馡飈犄𢮎彌遠繁英綴空晃朗若旦上林遯其同心隴首嗟兮猶落輕素摇颻詎掩夷光之艷委翠啁啾乍醒羅浮之夢亭

亭獨上皎然玉立三秀後列濟如粉昆吳公於是命酒人列步障開瓊筵流羽爵凝炙自飛中以紀籌羌笛時御佐之談謔暢懷瑶島之下濯魄氷壺之内酡朱靚顔逡巡而未染卵色薄膚低迴而難瞑循賞之餘髙唱自發諸公渢渢亦嗣和焉遂使却月淩風揚州掩法曹之響玉柱金巵江左失總持之艶芍藥止於相謔桃李愧其不言中命不佞宜為之序嗟夫質脆候遒物長人短桓司馬所以泫然庾開府因之抒歎然夾池之脩竹無

復遺青蘭亭之茂林僅存荒址考全樹於上林求遺卉於金谷依稀落照之際蕪沒寒烟之表而鄒枚司馬組繡其舌類太僕右軍金石其手指春秋云邁覽者驚其若新陵陸巳遷誦之意當尚在故知召風所嘉甘棠勿剪魏文移奓文章不朽誠非虛也吳公听然而笑慨焉命駕幸江國之未迂毋煩驛使倘墩人之相憶可嗣干旄

弇州四部稿卷六十五

弇州四部稿卷六十六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序十四首

東白草堂集序

先皇帝之十七年給事中顧公上疏陳五事忤旨廷杖為上谷流人直聲動天下顧公之為流人可三十年而

今天子下詔召諸言事者予故官於是顧公行而出所
著東白草堂集若干卷屬世貞得與寓目焉不佞少習
王通氏書疑其用聲韻之微而輕加人以君子小人之
目爲過及讀所謂唐盧駱沈宋者詩其屬事非不精其
辭非不彬彬中文質也然往往工於用情而薄於約性
其顯而被之廊廟則多侈大其所遭以明得意其氣多
輕揚而陵物不幸而挫阨放竄以死則或追疚其所由
得而其旨誹或徼挾其所自樹而其旨亢其下者有所

詢乞而其旨訣高者無所顧藉而其旨誕雖其辭之工
有曲盡拄阸放竄之狀若能致其身於不朽而天下後
世更有羨於其窮者然而慱達超曠之士固已陰鄙其
中之淺而預識其一躓而不復收矣以顧公為給事按
蜀部時守令負弩前驅天子之介弟不敢自稱王者而
屈受欵其得意當何如而顧公之於辭和厚而若無所恃
重及以一疏失上指為流人至三十年鬱怫之境固已
什百於所謂盧駱沈宋者而其辭則益平蓋至於六哀

五辛四欲五憶諸篇忠厚悱惻孝友惇固讀之隱然有餘愛焉信矣王通氏之書有味乎言之也公之所以久蹟而竟收也亦微哉不佞於公為通家子無能為役以公命勉為之叙其大都若公詩之評則子循先生詳之矣

比玉集序

比玉集者同年劉按察子威與其友魏茂才季朗相酬和諸詩也集既成余為序所以云始按察為南臺時伉

直多忤出浮沉州郡者垂二十年而竟以按察移疾是時季朗業爲諸生稱後進矣而獨按察折行而與之友懽然亡間也度按察所以稱季朗蓋庶幾古先達長者風漢武帝人主也讀長卿子虛憮然而歎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夫調合則尚友千古知希則垂俟百世古之君子不獲志於其時至欲取千百世之後先而足吾適乃幸得一生當之而刺促窮顯長稚毋亦大謬乎哉北海猶身於正平中郎遺屣於仲宣司空緘心於子

諒隱侯賞言於元禮彼誠汲汲乎恐失之也雖然李朗亦寧無廹於得按察哉獨不見夫伯牙之於琴凝神篤而手指和私以為進於道矣鍾巴為之調于期為之賞而後喜可知也紀昌受術於飛衛至交射於道矢觸而塵不揚而始信其技之敵也余讀二君詩其於古則自郊社鐃歌以至相和諸曲無所不比擬五言始西京建安而亂於玉臺後庭之詠七言歌行規倣楊駱時沿長吉近體雖少總襍大抵宏於庀材而刻於樹法險於鈎

旨而巧於取字諧宮中商經徃緯隨彬彬乎一時之盛哉疇得而離之以二君才各信其詣而合於規若此宜其相得而不欲相秘也季朗方嵩盛按察亦壯未老相與捐人間而極意於千秋之業為快當日甚其以僕為不佞而終與寓目焉何如

浮淮集序

當世宗時六七大夫講業燕中而不佞謬名能私其緒居無何相繼得罪斥謫或自引去天下操觚之士避之

吻齒外而南海歐大任先生獨好其言以為足當我歐先生於書無所不窺其大要非西京建安而下至開元亡述也其屐屩遍户閾業非以六七大夫亡當也歐先生受經為南海諸生甚著竟不第而游燕一日而傾燕之士人而竟無能薦之者為學官江都會淮以南鮮雅慕歐先生默默不自得益肆其力於文章其文章益高然度以自媮快而已而會不佞強起過江都六七大夫非故物則亦起旬日而過江都者二三輩歐先生懽甚

出一編相示曰此吾所自媮快者也琛吾齋樹苜蓿而以畝計晨光蕭然旬雨而苜蓿無洳徑者則以轍迹寡也吾編成而螢網其首晨始拂拭者為予也子其序之不佞竟讀乃曰歐先生而亦知而世乎哉世類重顯位而歐先生仕僅一命為學官世急材謂北備匈奴南備粵而歐先生操五寸管從丹鉛之業世好慕俠長者游而歐先生所欲當獨六七大夫咄嗟吾見而之日以窮也歐先生曰不然也吾嚮者下彭城度淮而後南也渺

乎若瓠落而無所用之剞以為五石樽汎汎乎江湖而不知其止也彼豈以為有所值哉必有所值而後稱適則亦晚矣且昔司馬子長二十而游江淮上會稽闚九疑浮於沅湘厄困鄱薛彭城時豈有六七大夫足知者吾得長為我足矣於是名其集浮淮而不佞序其意淮以南有宗子相臣者是六七大夫中人也而天往御史檄歐先生采淮賢大夫業歐先生檄諸邑學官顧獨遺子相歐先生意不懌也曰豈可以當吾世而失子相乃

為宗臣傳上太史具集中嗚呼歐先生無負淮矣

申考功集序

語曰長箕屈於短造余葢嘗歎之今益致嗟咨焉始余郎西曹與同舍郎申君善而申君時時以所著相抵難余黙已窺申君負氣沈重不洩類河朔節俠士而是時諸曹郎爭健好去為美官亡能名申君長者久之君稍稍遷兵部郎不肯為大帥鸞折節上書欲有所言下獄謫去亡何帥鸞事露族而海内士大夫亡問識不識樂

欲談申君吏部得美官鈌輙以擬申君恒恐其薄之而申君葢自晦數起數引疾竟不離考功郎病困死矣嗟乎令申君而在即不出衣司徒華相國安能汏然而忘太丘幼安也而已矣當申君數起時余方有家難困漁牧海上絶無所徵申君問道今上之二載余强起游魏中則申君已前歿既弔而徘徊於其鄉不忍去遇舍家子道申君篤行恂恂孝弟有郎中令洗腧厠風則又為叙次其事上之臺列祀學官申君家藏書萬卷所著文

字稱是然其鄉人樸至亡能名其言者余稍取讀之其持論根極理道通政術鑿鑿見事其取意頗多揜抑而未竟於材甚饒而辦然不欲以工傷氣其氣恒充然而有餘於法時有所縱舍然不至為法外語於學無所不窺然不斷斷規規前輩成一家言嗟嗟今申君而在毋論治行卓犖為大明名公卿稍磨琢之詎照十二乘稱魏邦赫然已哉夫申君之屈於短造誠非一余既已弔君讀其文益西北游邢趙間覩太行諸山綿亘盤鬱莽蒼

磊磈不知其幾千里障而為大鹵全魏承之水不勝土
棗柿梨栗黍稌桑麻之利衣食遠近而無所致於觀遊
申君之所以文與為申君者也

梁園集序

梁園集者濟南許殿卿所為詩也殿卿仕至周左史其
詩寓大梁者名梁園集云葢梁孝王治東苑方二百里
中有兎園夾池檀欒之竹鵾鶴鳫鶩之渚而一時才士
大夫如枚叔鄒陽公孫乘嚴夫子司馬長卿之徒踞右

几號上客授簡命賦幾二千年而人猶豔說之然孝王苑實在睢陽集所稱梁園者今梁也亦志梁故也始殿卿與其鄉人李于鱗游所倡和獨多曰海右集計殿卿之詩侶遍天下其所願當者獨于鱗耳乃去之為王官而諸王徹侯無能相引藉居默默不自得益專其精於詩而結好乃在千載之上凡其所不能得之於于鱗而欲托之於枚叔鄒陽公孫乘嚴夫子司馬長卿者即無論其言其志固可念也今游士大夫求茲園於東門繁

吹之間固已失之而睢陽之傍烟荒蔓迷於焦嶢坡陁者又不可以目指追數也毋亦其所恃鄒枚二三君子之言乎更二千年而游客士大夫又安知其不因殿卿之集而求所謂梁園者於大梁也集成屬余序之余為識殿卿所以名集而為語之曰于鱗今亦游大梁稱梁客矣

清海編序

當先皇帝乙丑歲倭來犯太倉聚於沙已即沙殲焉而

不佞某故太倉人也最悉太倉事始諜報有餘皇者三則江南北樓舩將軍環而四縶之洪見以為坐困討嚄唶莫敢先縱而江北兵中颶暴則前潰人人益大惴恐益莫敢先侍御洛陽温公按部宜興一日夜而馳詣太倉調芻餉畢則用軍興法令諸將軍曰大校某某塞賊掠道某某塞賊走道受吾筴而賊得以一卒渡西岍者死將賊得以一舟東遁者死將則又申令曰選日晨蓐食即賊所鄉將軍軍之田將軍副士亂行者死當先縱而

却者死賊棄財物取者死則又曰更三日不下賊死大將吾持吾斧破巨浪來矣諸將軍大恩僇力前搗賊大破之悉獲其餘皇捕虜三十六人鹵首數百級溺水死者稱是葢捷至而督軍中丞及他臺使始來當上奏温公逡巡推諸公曰御史法不言功也然吳中諸薦紳先生吏民籍籍為謳謡歸温公矣温公微聞之復謝諸薦紳先生吏民曰御史法不言功也不佞則獨以為温公功固奇第一戰將任而前是公所埽内盜為嘉定為常

熟羣負海萃淵藪此公所繇功也夫倭之所以數躪我而戀不欲去者内盜為之導也導之則彼恒為主而我為客無以導之則彼故客而我恒為主倭不得内盜而困於沙入公掌握中矣吾故曰公所繇功也居三歲為隆慶戊辰温公以中丞節撫治趙魏而不佞起守故官從事公幕間及之公莞爾笑曰有是哉嚮者業以御史不言功然何敢一日而忘諸薦紳先生吏民也無何不佞以量移辭公南而御史有蘗公者上固心嘉温公功

而難御史詔為移任公遂歸卧洛陽里而諸薦紳先生吏民所謳謡盛為行吳中且屬不佞序之欲以貽公曰温公君子哉即不以吾衆人之譽而重温公奈何以一人之擿而遽輕公也豈譽者賤而擿者貴耶嗚呼其進也若濡其棄也若遺夫豈唯一温公夫不佞亦烏能重公不佞且夕且歸矣

御史中丞林公奏議序

御史中丞莆田林公手次其前後奏議五十六通合數

萬言而以書請世貞曰吾子其序之嚮者有成言矣書至其人隨以林公訃來則公朝發書而夕不禄葢絶筆也余既為位哭公而讀公之奏且讀且哭曰嗚乎天奪我敬輿何速耶而不使終惠吾吳民而又不盡究公之所未言則又嘆曰林公嗚呼亦足以死矣葢自今皇帝即大位下書褒予諸言事者於是諸士大夫爭自刮剔思有所以自効㢘幾一二裨益社稷而其大究乃在欲有以自顯見給事御史氣益發舒天子至不能盡讀其

几而六曹吏困覆議手腕且脫則又相與追數世宗朝
貴溪分宜相當國柄以刑僇刼箝給事御史口至嘿而
亡所持爭曹吏幾得時時休沐媮快也乃林公當世宗
朝為南牀獨不然分宜相雅庇私其屬寮公首論祭酒
某罪天子赫然怒置之理而公又論劾分宜所絶幸愛
客都御史懋卿姦惡萬狀分宜為庇之報聞則又論劾
分宜所受十萬金為城社而穴者伊王分宜又為庇之
報聞居無何上用御史鄒公言罷分宜而懋卿及伊王

後先則敗戌及長繫有差於是林公則又持分宜子侍
郎世蕃與其私客前中書舍人羅龍文大逆狀上之天
子為置獄悉搒捕其黨與論大辟籍其家貲財當縣官
租稅半分宜貧老至不能名一錢寄客以死海內亡問
識不識加額頌天子神武次則歸賢於林公而願其老
壽長為縣官掃除奸宄林公遂用諸大臣推轂至今官
始林公來江南大吏咸重足不寒而栗曰是夫也是死
祭酒蔡藩王戍都御史餒故相而磔一侍郎與舍人者

將奈公何林公來則寛然長者所按部延見父老問民疾苦以撙節恵利為首教其所條上封事如請寛郵遞困計民運清伏田祛積弊表節義郵耆哲豁虚徵召賢輔即亡論所報興罷固鑿鑿為黔首袵席者也當世宗朝天下固難於言矣而林公獨易其難者以為不如是不足以振天地之神氣而收天下既涣之心當今皇帝初天下之人自喜沾沾以易於言矣林公獨難其易者長慮而迂顧以為不如是不足以培天地之元氣而安

天下已萃之心嗚呼公真社稷臣哉夫林公春秋僅四十以死海内之士大夫父老當為之嗟咨嘆傷而又疑其所顧於公者毋也然竟百千年而讀其書凛凛有生氣不稱為一世士其於壽考何限哉吾故為序其所以而致嘅於世宗時要非真難於言者相貴溪分宜而後難也

瑶石山人詩稿序

天地之靈秀廹於海欲盡而乃為嶺南嶺南之東最為

饒奇宏麗有羅浮增江之勝空青丹砂文犀瓌象沈水之香媚川之璣雕飾天下而於文詞顧獨寥寥寡稱何也豈所謂靈秀者偏有所寄於物而遂漓於人耶即在先朝二三鉅公宏儒發而稱經濟起而稱心學以膾炙於世而亦時著其餘於詩第其所謂詩聊以寄吾一時之才以偶合於所嗜而已非必其盡權法衡古也葢余晩而得所謂孫蕡五先生集者既讀稍異之以為其人語不盡中程亦時時操元音然麗而有雋致既又從西

曹得尚書郎梁公實詩則又異之以為庶幾太康開元
之風惜不幸蚤死而最後得今尚書職方郎黎惟敬詩
則益又異之其五言古自建安而下逮梁陳靡所不出
入和平麗爾七言歌行有盧楊沈宋之韻近體渢渢全
盛遺響誠徵其辭而奏之肉叶以正始鏗然而中宮商
也蓋十得八九矣惟敬雖從故學士黃先生受詩業不
專其師家言而自惟敬貴與余輩游嶺南士大夫操觚
彬彬鼓蘭風而和郢雪者一時不下數十百輩埒上國

矣今年夏惟敬過吳盡出其所著詩稾若干卷以屬余余為序其所以而語之曰吾今者得子詩又得子之所從和而吾所謂寥寥者似不讐也雖然諺不云乎倡優拙鐵劍利子之鄉近婁中兵子之鄉珎寶盡於兵而天地之靈秀始攺而寄之人也其寄不亦晩耶惟敬听然笑曰有是哉

芙蓉社吟稾叙

友人豫章余德甫既罷其按察副使歸而豫章城中諸

侯王用晦者數相從為歌詩甚麗用晦有園種芙蓉環
之讀書其中德甫非有故輙日一再還往於是其客吳
士志省取二君子倡和之詩名之曰芙蓉社吟稿而屬
序於世貞不佞葢嘗習屈大夫曹陳王事因以歎二君
子之賢而猶竊幸其遇也當大夫之廢置其忳邑侘傺
無聊之狀至願借通於山鬼以求媚陳王介弟也希自
附於一校偏師之任西屬大將軍東屬大司馬突刃觸
鋒騁舟奮驪冐百死而不辭彼雖各效其拳拳憂念宗

國之忠然未嘗不篤於愛其才而求試之也篤於愛其才而求試之則意揚而不勝迫求試而不得則意奪而不勝閔追數其用之舊則多慨逆探其棄之新則多怨故其撰辭托悰見於遺集之所臚列如騷經上下贈白馬諸篇毋論其文辭感激用壯足以涕淚千古而天地委和之氣亦索然盡矣當德甫為天子外臺臣銜八閩吏民一旦以單辭報罷固不必盡如屈大夫之才大用而大舍用晦故髙皇帝七葉孫少奉外藩縻數百石禄

又數以宗政條困之亦不必盡如曹陳王之為介弟驟親而驟踈其辭藻之美要自太康後而大歴前亦不必盡章程於二賢者獨其所托悰要在於采天地之和美以交寫其快而不必於抉天地之商憯以自泄其不平其文之専精即以當吾之用於世於千古而無所覬葢屈大夫曹陳王之為用在身不得已而後寄之於文章乃德甫用晦無是也雖然當屈大夫之未謫而可與語者僅一女須耳其既謫而可語者僅漁父卜人然未必

真有之即有之又欻現而欻亡逮於陳王所稱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隸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則是二賢者之窮蓋不止於廢棄其窮之極而至於沈湘或默默不自得以夭其視德甫之窮而有用晦用晦之窮而有德甫又當何如也夫德甫之與用晦其窮而有以相樂於一時其樂而有以相成於後世則豈唯嚮所稱二賢者難之將誰能娩焉余故不辭而序其首

五嶽黃山人集序

語有之豐玉荒穀明貴與用之不易兼也又有之春華秋實明文與質之不相為用也天下之言文者則歸孔氏曰辭達而已矣意若弁髦其法而棄之乃其敘述墳典犧易麟史抑何彪炳爾雅也多學而識不如一貫空空者托而逃焉然至於陳廷之隼防風氏之骨商羊之儛而龍威丈人之祕文又若探篋而取對者何也古之君子收天地萬物之精而歸於吾之聰明而始有學出

吾之聰明以與天地萬物之界會而始有言慱而約而謂之學造理而備法而謂之言内極於貴外極於用文質稱而謂之君子大者經小者傳心者謨跡者史和而頌怨而騷性而雅情而風其言即人人殊要之未有不通於德與功者也余少則聞吾吳有五嶽黄先生者多識而嫻辭蓋彬彬成一家言云晚而辱與先生之子姬水游又辱不鄙而以先生之集來讀之而愧余之未盡於聞也先生挺人傑之資當舜象日固巳田百氏之數

而漁獵之一下筆而屈其豪賢長者即王少傅喬太宰不敢稱前進而交先生先生意不懌以書贄於北地李獻吉相與揚扢自六代西京而下距嘉靖二十載如指掌也乃先生則愈歘然以為無當於世日夜攷載籍徵者碩以究極乎古今興衰倚伏之變國典廟𧝓禮樂比詳兵車水土平準之筴下至於星歷醫卜農賈覆逆支離人竭五官之職而恨其略者先生饒辨之矣乃愈以為即當於世亦役我以老而無當於真我東走謁王文

成公陽明洞天眉宇接而心神融了然獨悟天則之妙歸而著會稽問道録先生自謂得王氏玄珠然絶不以語人又不立門户而所謂問道録者絅之以十襲之緗而不更發中間嘗應魁薦一游南宫有所不可輙歎曰此為置千里骨者耶吾東吾腹歸矣先生高其德而弗耀甲其功而弗試其言之通於德與功者又秘弗出僅以其餘而應天下天下亦遂以先生之餘而欲盡先生嗚呼先生豈易盡哉評者謂先生騷賦似枚揚語苑似

向詩傳似韓論難似充碑誄出東京間以六代五言古出建安二謝下沿齊梁七言歌行出樂府時時青蓮之致近體出景龍雜大歴以後尚裁者服其法務宏者賞其博偏致者驚其漫獨創者病其擬而要之俱非能盡先生者余所謂盡葢先生之言標德而蘊功之言也蔡中郎獲論衡秘而日取之以自益先生集既行余無所從秘矣將與天下後世共稱之而已

玄峰先生詩集序

四川按察副使章君道華以疾歸數年用薦當起未拜卒其子某裒君之所著詩若干篇授其友某使序而傳之余雖與君同第進士為比部廷尉屬曹署步武稱雅相善然余稍以詩見君輒不答而自後先去官居吳家相距百里而遲君始以詩投余蓋益數而後知君之深於詩也吳中諸能詩者雅好靡麗爭傅色而君獨尚氣膚立而君獨尚骨務諧好而君獨尚裁吳中詩即高者剽齊梁而下者不免長慶以後而君獨稱開元大歷諸

能詩者不下數十百家大要交相譽以求樹馳贄四方之賢豪以鼓其價而君獨杜門吾伊與語所與酬倡者僅四五君子以余之不肖亦得從是四五君子之後而交於君君雖謬知余然每三過君里一再見而一稱疾即他可知也當君之精專為詩業稱工於衆退而無當於志不但已也當於志矣程之古而稍不恊不但已也君之精專於詩意直欲取其獨見而上媚千古稍取千古之所謂工者而自快葢至其相與酬倡四五君子聊

用以印證吾是而已以故君之名不能徧於不知者之耳而入於真知者之心試讀之其不沛然而雄於氣蒼然而老於骨卓然而高深於裁者幾希君所至以廉直惠愛稱而耿介少所通狥其治官與治詩埒以當於志且程古耳然往往課高第其既歸而人薦之不衰嗚呼詩與政如是足死矣

孫清簡公集序

居則聞家長老言大父之佐南司馬也而是時故孫清

簡公掌留銓間休沐輙一過從茗飲而業俱已七十餘
留都諸公卿遇大政當下議黙黙推二大老其所持衡
甚晢然無歲不力請歸而天子所以留之亦甚篤迨其
老馳驛存問有不能得之於六卿者而得之大父至續
禄給扶有不能得之於宰輔者而得之清簡公二公後
先殁垂五十年而清簡公諸孫世良繇史館出為崇明
丞裒公之詩若文梓之而屬不佞為序不佞既已竊聞
家長老言又讀公之集而深有慨乎其時也國家鴻昌

茂龎之氣莫盛於弘治而一時諸巨公如三原洛陽鈞陽華容輩皆能以博大黙成之其為政務於存國家之體而不必伸其操其所論著務益於國家之實而不必華其名蓋至於正德而所謂氣者日益開露而無餘其所稱一時學士大夫不勝其少者之斷則果於掊擊以見操不勝其壯者之思則精於刻劌以見名乃若所謂詩必極其變以盡風其所謂文必窮其法以詣古天下固翕然而好稱說之以為成一家言而識者固已憂其

時之動於機而不易挽矣公雖筮仕成化老於正德而歿於嘉靖初然當其最盛者弘治故當稱弘治人也其詩文冲然而不為藻第其居於質多也澹然而若無深思其所蓄育而未竟者在也不知其於三原諸巨公孰賢要之悠然若見孫叔之抵掌而令人思弘治也自二公之分洛談者不甚多其時謂左右貂𤔡上之喜怒而人自為政然猶能脩優老故事如余嚮所聞者噫可想也已

劉諸暨杜律心解序

自三百篇出而諸為詩故者亡慮數十百家即為詩故者數十百家而知詩者不與焉獨敬之于孟氏曰以意逆志得之哉得之哉夫所謂意者雖人人殊要之其觸於境而之於七情一也唐杜氏詩出學士大夫尊稱之以繼三百篇然不謂其協裁中正也謂其窺於興賦比之微而已諸為杜詩故者亦無慮數十百家而杜氏詩最宛然而附目鏗然而諧耳者則五七言近體諸專為

近體者又亡慮數家自張氏之故托於虞而去杜遠矣夫不得其所屬事而淺言之則陋得其所屬事而深言之則刻不究其所以比則淺一切究其所以比則鑿此四者俱無當於孟氏謂者也余束髮游學士大夫遇闗中王先生允寧為杜氏近體抗眉掀鼻鼓掌擊節若起其人於九京而與之下上既賞其美又賀其遇然至讀所謂鮮蓋精得夫開闔節輳照映之一端正倒插之二法而余里中老人劉諸暨間與為杜甚乃捻鼻酸楚讀

不能篇而時嗚咽賛一語涕洟涔淫下或憤厲用壯揮如意擊唾壺盡缺既間出其書讀之往往縱吾偏至之鋒以抉其所蹊發之秘吾意至而彼志來而不務為刻鑿以求工於昔人之名稱杜者庶幾孟氏所謂矣夫杜氏之去三百篇固近至於生貧賤而食骩骳終始孰禍難大要雅頌之和平不勝其變風之憰激今王先生用文顯廊廟而老人困諸生久釋褐僅得一尉以讒罷貧病且死其於所從逆而入可知也老人之尊杜氏詩極

以為古無匹者而不能不有所彈射間為之雌黃竄易

雖以余不自量亦竊駭其狂然竟無以難之也老人名

瑄其稱諸曁則嘗為其邑尉云

惠山續集序

惠山無錫之北山也一曰慧山去邑五里而近自西神

之稱見於周眒枕中記而山之泉其勝啟於唐故太尉

李文肅公紳文肅抗節逆錡不死歸而稱疾以卧山之

舊墅飲泉而甘之由侍從至拜相領鎮必郵致兹泉以

從自陸羽品天下水有第二之目即忌文肅如張又新者能排其人為端州之貶而不能稍貶茲泉而為三凡水之騙第一若金山之中泠與康王谷之水簾瀑時相為勝負而茲泉之第一固自若也於是山之名因以益著其地雖無岩嶤瑰異之壯與窈窱徑庭之深可以駭動心目而奇石幽澗美箭嘉木在在不乏精藍甲墅碁布於山之前後而陸羽之所重以為能韻泉之勝者茗茗則南天池而北陽羨能發茗之嫩者泉泉則無過於

惠而味苦句清之士所不能不旦夕往矣且其地最號為近郭而又饒水樓船鼓吹夷猶於烟波花月間葢不必抵兹山而後謂之遊以至皇華之奉使郡邑之沿檄而行旅之淹逄者稍一移棹而至亦不必盡味苦句清之士而後謂之游客也其所以咏洪兹山與泉者當葢盛而自正德初有僧圓顯者為之編既不能無挂漏距於今又且七十載邑之士尤叔野念其先人文簡公嘗以名卿佐宋退居於兹山有書且數萬卷而為之後者

不能舉其凡以為之重於是悉家之所藏與生平之所見聞而録之文自春申碑家山記詩自江文通李文饒而下凡事與人之有係於兹地者亦附著焉總八卷名之曰惠山續集而問序於余余自束髮南北道路所必經經而為之迂日而遊者十恒七八飲其水而甘又嘗和唐人之韻者三而叔野似未之見也竊嘗謂古之時其名山大川何限然文不能勝質不獲標而出之自大禹之所略而為貢又為象之禺而成周之山海經出焉

而靈均長卿稍為之鋪飾而夸大之然往往漫濫不切覈其有真能為之咏泆者蓋詩麗於靈運文精於子厚以至右丞少陵諸君子而極矣甚哉山川之不可無人也惠山故不泯泯自圓顯之集與叔野之續成而能使讀者若游游者若歸山若增而秀泉若澄而清不亦冠弁東南哉因錄三詩及游俞氏園一篇以貽叔野而序諸首

弇州四部稿卷六十六